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永樂臣一

張玉　朱能　王眞　丘福

姚廣孝　金忠

張玉字世美仕元樞密知院元亡從遁沙漠久之自拔歸高帝以裨較從征捕魚海子喇哈有功授濟南衛副千戶久之以從征邊蠻累功陞都指揮同知從燕王藩邸建文元年有告燕王反者建文君密遣北平都指揮謝貴叔逮王府官屬較尉貴與布政使張

髙遍圍燕王城殺王城卒且及王王有意焉隱未發也燕府官屬皆洶洶懼難王所旦夕待左右者王及朱能其名在收中入見泣曰外勢如此臣等坐魚肉矣燕王曰我奉藩無過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公毋怖也亡何有詔削燕王爵王復與朱能泣燕王前曰少主昏蒙姦臣謀害宗社立無幾何諸王並誣不軌翦絕殆半誅戮臣屬下及家族大王居國有何釁端坐削名爵今兵刃四集猶坐待之即臣等死不足惜高

皇帝創建天下分封諸王傳之世世陵土未乾皆蒙陷害萬世而下誰昭雪者大王即守區區之義奈高

帝宗廟社稷何燕王曰愼毋妄言是白耶族耳玉與
朱能復泣曰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殿下前不願死奴
隸刀鋸之下言訖悲不能止燕王執玉手樹道之君
項之謝貴張昺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入燕王城
都指揮張信密以告王使朱能覘之果然皆請曰事
急矣救死於頸不可後也王曰誠知禍逼當更籌之
朱能曰變者聖之通也果者作之斷也中朝齊泰黃
子澄輩方共心大王大王尚不自決謂於縣官親乎
周王豈疏屬哉一旦禍發無可攀恕大王明知也語
曰雖有親父安知不虎況其非父雖有親兄安知不

狠兇莫非兇燕王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不能求安反先危矣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殿下之天臣知定也王曰諸公堅欲如此毋相怨矣王曰命在須臾尚復誰怨燕王曰計安出玉曰今護衛尚餘八百人望大王盡召入王城可以死守王曰如公言第自救耳不足辦大事奈何曰擒貴昺餘無能爲也王曰猝難擒則奈何玉曰今中朝方收逮護衛官屬誠如所收逮名貴昺付之貴昺必來來而縛之則一夫之力耳燕王曰善匿士端禮門名貴昺貴昺不來良久至門者呵止其從人匿士

出門㕚斬之移時貴昺從人見貴昺不出稍稍散去
玉與朱能等率八百人者盡捕貴昺等所伏貴昺所
使圍守王城軍聞貴昺擒皆散走王遂與朱能等夜
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燕王令指揮唐
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而呵止其鬭卒曰謝都
指揮張布政使王皆殺之矣汝鬭何爲徒取死耳亦
皆散遂盡克之燕王遂上書於朝如祖訓之義引兵
誅姦臣也玉說燕王曰薊州我肘腋地不先取薊不
可安意南行遂與朱能從燕王拔之夜入遵化遂略
密雲至永平致其精甲以益師王在灤河之上玉請

南其軍以攻潘忠楊松莫州之衆王以玉爲前鋒遂擒忠松盡降南軍王疾趨眞定以應耿炳文玉單騎先覘炳文軍歸決燕王引兵向之遂與譚淵馬雲等奮擊大破炳文眞定城下炳文入城自保燕王還軍北平而江陰侯高來圍燕永平玉從燕王往援高走玉說燕王曰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遂從燕王拔大寧擒殺其守將得胡酋兀良哈之衆擁寧王入關置之軍中而寧王所從三護衛士皆歸燕王是時建文君以炳文敗使李景隆代爲將景隆聞燕王出軍大寧頓兵北平城下燕王至會州以其所

得兀良哈衆及寧王三護衛分爲五軍王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李𣲖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是時景隆軍鄭壩陣白遂之河西王從王連戰三日大破之從攻廣昌蔚大同悉下白溝之戰燕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王與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勇氣百倍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於是中朝復以盛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盛庸以火器乘北軍圍燕王數重燕王從其陣西南衝擊出玉失燕王所在突入陣求王連殺百數十人遂爲南軍所殺

燕王從間道還諸將免冠請罪王曰冠勝負常耳且亦少挫所恨失張玉也爲之泣下諸將皆泣遂以玉兵屬其子輔輔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有功燕王既卽位追封玉榮國公謚忠顯封輔爲信安伯輔之女備後宮居二年上謂淇成二國公曰功臣次第封矣亦有恨乎皆對曰無獨張玉功最高玉在臣等皆出其下今不在也玉子輔功不薄僅封伯諸臣妄意陛下不昵皇親耶上曰吾亦恨之遂擢其次子𫐄爲指揮使進封輔新城侯玉莊重果毅筴數越人軍中進止常以數言決定成祖最倚信之玉毎對其戲下曰

爲將當濺血戰衣流馨汗脩仁宗在東宮時數數稱王既即位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太宗廟親爲文祭之輔別有記玉又有季子輒錦衣衛指揮同知

朱能字士弘父亮從高皇帝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長身魁偉膽勇有謀代父爲官小心恭愼未嘗去側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靖難之興與張玉丘福密贊決其始縛貴昺奪九門至七大戰以有天下能功居多能在諸將中最少而驍健善戰常大呼先驅小河之師燕不勝者再矣諸將皆懼欲還渡河北燕王怒能及鄭亨責諸將於王前曰

漢高十戰九敗而卒有漢大王出師以來克捷多矣此小挫耳而皆欲還渡河還渡河欲送首耶燕王撫掌而歎決意南下遂有靈璧之捷燕王即位能已積遷至都督僉事特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明年立太子爲太傅文明年拜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至龍州卒時上視星象先惟之曰西師有憂乎朱能足辦也第恐其北人不耐南氣俄計聞上震悼輟朝五日洒泣曰意能遠到胡北此方吾艱難時與我協心力朱能也蓋年三十七柩還遣官賜祭贈賻加厚勑塋昌平縣追封東平武烈王使

勇嗣能宏博端重折乘稠衆詞簡理當無不心服其
愛士若子懷綏降附恩惠周至死之日將校皆爲流
涕能居家孝友被服寬博暇與儒生講說前史求古
賢將相雖列上公不以驕仁宗中進侑享太宗廟勇
以大將軍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追封平陰王子
儀嗣儀爲人靜謐凝重英宗器之曰平陰王有子也
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者凡三十四年加
太子太傅卒贈特進右柱國太師子輔嗣嘗掌都
督府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名還以平胡將軍率師
扞虜卒贈太傅子麟嗣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

備掌中軍都督府卒子希忠姿容沉靜爲世宗所器使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兵馬一爲都護將軍方圓二丘皆使攝祭有大禮爲册禮使入直撰玄草再加經筵及監修國史其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師其錄蔭錦衣衛指揮子弟三人賜肩輿入内府乘馬祿于優厚富貴榮寵三十餘年萬曆二年追封定襄王其弟希孝以兄蔭得官積官亦至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萬曆四年贈太傅其後以例奪追王

王眞少負智勇隷兵籍洪武中以功授燕山右護衛

百戸事成祖藩邸勤愼小心成祖舉兵靖難首協義
謀率師下廣昌徇鴈門先登一當百成祖舉以勵諸
將曰王眞武而奮何功不成旣取滄州破之追至滑
口俘獲七千人淝河之戰率壯士突陣斬馘無算後
隊絕南軍圍眞數重身被數十鎗斬南軍數十人南
軍益圍之眞顧左右曰吾義不死敵手自刃死訃聞
上傷悼之歎曰令眞不死功當冠諸將及卽位追贈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金鄉
侯謚忠壯洪熙元年追封寧國公加號効忠封其子
通武義伯通以督脩天壽山加封成山侯進太子太

保宣德初充總兵官征進交阯扼於內官山壽處置
失宜棄交還論死久之遇赦削爵爲民正統已巳復
起爲都督僉事尋陞同知守護山陵景泰中子琮襲
爲景陵衛指揮僉事英宗復位詔復功臣失爵者琮
襲貞爵降爲伯五年充總兵鎮守遼東稍立戰功成
化三年署南京後軍都督府事五年卒

丘福事成祖燕邸積年勞爲護衛千戶有膂力戇朴
勇鷙不甚曉文義而善撫士卒燕師初起與朱能並
爲王所憑仗摹畫志計不能如張玉敢戰深入過之
每勝敵諸將爭前鹵獲福獨後王每歎曰丘將軍功

我自知之京師平福已累擢都督僉事及封賞第功
第一封淇國公諸臣請立太子上遲之漢王高煦數
征伐上謂類我趙王高燧上寵之未決所置福嘗從
高煦軍中請立高煦上竟立仁宗爲太子以福爲太
子太師永樂七年北虜本雅失里殺我給事中驥上
大怒發精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
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參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
李遠等討之將行上命曰毋輕毋爲虜詒卽未捷寧
再之福先驅至臚朐河遇虜前鋒以輕騎千餘摧敗
之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勞而問焉言本雅失

里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疾馳前諸將皆曰虜非眞敗也恐誘我今後兵未集毋寧候其集而先遣精騎覘之福按劒怒以虜尚書爲導薄其營相持者一日虜戰輒引却福輒銳乘之安平侯泣諫曰虜故示弱深入必不利將軍忘上命乎毋輕毋爲虜詐武城侯亦言不可福皆不聽以同安侯故虜人使詐與虜和自率騎繼其後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聲欲斬之先驅而行從騎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虜衆奄至圍之安平武城二侯率五百騎突陣斬賊首數百皆死之福與同安靖安二侯被執並死之所

失亡萬數上聞大怒念福舊勞削封爵追奪誥券徙家海南而身征虜也上言及福愎驁喪師輒切齒洪熙改元當從事例牵復以善漢庶人故不叙子孫長爲海南人

姚廣孝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長洲之相城世業醫廣孝日光炬射形如困虎幼名天禧年十四白父曰兒不願醫願仕不則願出家因削髮爲僧名道衍字斯道相城道士席應眞者博學明法兼綜兵略道衍師之盡得其機秘又嘗遇異人授以占决之術然深自晦匿也里人王行獨知其有當世才王行字止仲少有異質闔

門徐姓者多藏書行求傭其家暇時請觀書映主人
引至樓上縱讀之行三年不下讀盡別主人去入京
求仕主人曰今天下初定國法方嚴此豈仕時耶行
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至京主藍玉家爲其教授能
以玉論事上前上怪其有聞玉
頓首實對召見之語不合賜死道行善詩詞古文與
楊基高啟游僧宗泐薦之高帝道衍間見燕王私請
曰臣觀殿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
仁弱願自愛重會高后崩上賜親王名僧國一人齋
薦高皇后道衍在燕中大喜祭侍燕王者二十餘年
王禮道衍甚厚時建文帝用賢尊士慕行先王之政
天下皆悅向之惟道衍數陰說燕王可圖大事燕王
曰民心悅向豈聽爲時耶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

心因出太平錢五爲王卜連擲下既王曰臣奉殿下一白帽白帽者皇帝也王叱曰和尚何妄道衍薦卜者金忠相者袁珙皆謂王天子也王時時與道衍謀起兵事甚見親至時誤爾汝王前兵之起也暴風雨簷瓦墜王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出兵留道衍與燕世子居守世子用道衍計截過南軍燕王亦數緘書軍中飛騎問機應燕師南向道衍送燕王曰南朝幸破方孝孺即不降毋殺之燕王曰諾既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仁宗

立爲太子上命淇國公丘福等兼宮僚命道衍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被之冠服予以二宮人廣孝冠服入謝削髮如故二宮人弗近也上益重之呼少師不名蘇松饑廣孝奉命出賑道閶門見酒帘書甚工問誰書也則一少年召見之曰能父我乎少年曰幸甚還見上上賜名繼以爲尚寶卿上命學士解縉纂錄文獻大成猶謂未備大徵海内文學之士重脩之自纂脩以及繕寫幾三千人給與居止膳膏而廣孝及縉與刑部侍郎劉季篪主其役歷四寒暑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賜名永樂大典　八之皇太孫

闕講學復命廣孝輔導十六年自南京入覲抵城下疾不能朝命從者曰速爲輴天子至頃之車駕臨視撫勞周全賜金唾盂一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上卽坐中出焉溥洽山陰人太祖時以高僧名至授右講經歷陞左善世永樂初名至北京命與廣孝主教事天禧寺浮圖落成車駕臨幸命溥洽慶贊祥光燦爛萬象聚觀天顏愉懌有任覺義者忌溥洽寵言建文君出亡實溥洽爲剃髮靖難兵起時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上上囚溥洽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得釋數日車駕復幸問及卒上召問繼父臨盡何語也繼曰願陛下厚卹臣家上大怒汝父平生與吾言何及家也逐之名其弟姪二人而厚之賜贈廣孝推忠輔國協謀宣力之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榮國公謚恭靖有司治喪葬親製碑文墓道仁宗元年加贈少師侑享太宗廟宣德元年置墳戶世宗九年詔學士璁學士萼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桑門上首班諸功臣並食德太二祖側恐不足尊祖敬宗非朕壹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下禮部議尚書李時議上臣伏見故少師廣孝弼輔太宗雖有帷幄奇謀爵厚秩亦已報之平生祝髮披緇露榮俎豆其爲瀆禮誠如聖見請移祀大隆興寺太常春秋祀制曰可初廣孝有同產姊姚須廣孝貴過家拜之姊避弗內廣孝披袈裟往猶弗見家人強乃

出曰曾見出家不竟名爲眞僧遂不再見也而廣孝故與郡中隱士王賓游亦避匿之廣孝屏騎從短褐往大呼曰先生不忘舊雅容老僧一會乎賓曰吾方割楚請爲期未明而往日出見之相與再拜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悅然退廣孝嘗著道餘錄譏詆宋儒有楊洪與廣孝厚燬其書

金忠鄞人慷慨澗達負氣誼有謀略善卜洪武初其家坐罪合戶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所抱女立哭縣門前袁珙見其乳聞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忠歎曰家方補戍苦無資用敢有他覬旣北行

附商冊商人失金忠爲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
以卜名燕中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名忠卜得鑄
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常命
卜大見寵異忠言於成祖臣里中有相工袁珙者善
望氣成祖密召之蓋成祖起事姚廣孝以僧袁珙以
相忠以卜相與籌策即中忠初署紀善後署長史靖
難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名陞兵部尚
書列於縉紳六卿矣忠雖用龜卜起家乎外和內明
不見畔畛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上與武臣
丘福等議立高煦爲太子忠不可旣召問解縉黃淮

尹昌隆皆如忠言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久之命兼
輔皇太孫忠於上前知無不言退未嘗泄上時密令
察事多爲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爲國家好稱
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艴然變處僚醜不兩端退恒
推讓之有失必自引少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爲
小吏反薦用之賜賚之餘散於宗族貧士上之再征
虜還師也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忠出關不遠上怒其
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年卒給驛歸
喪命有司治祠墳復其家忠卒時子達方六月皇太
子嗣位追贈忠榮祿大夫少師謚忠襄官達翰林簡

討賜依親讀書正統十一年名改禮科給事中景泰初遷都給事中剛直敢言仕終長蘆都轉運鹽使忠有兄曰華靖難時為成祖守通忠旣得幸上欲推恩華辭不就徙居其縣之東湖忘卒成祖名見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是上曰廷臾一日讀家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發歎脫願而逝人稱白雲先生

郎曰張玉朱能比於徐常姚廣孝若劉基矣跡其終始殆有異焉金忠雖卜士躋位文臣功名已極人固不可以無學亦一時長者也

楊榮　金幼孜　胡廣

楊榮本名子榮字勉仁建安人漢太尉後也祖達卿有陰德產鄉值歲儉出積粟食人使爲種樹於其縣之龍津名子第戒之曰樹長勿以售人惟學舍杠梁弄屠老子之宫及貧無室應死無棺槨者則予之否非賢子孫縣是鄉人獲濟者衆元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作萬木圖以美之子榮登省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翰林編修成祖入金川門與羣臣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啞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楊士奇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被選入文淵閣付之密務而兩制悉歸焉內閣典機務自子榮始也時靖難之初朝政鞅掌百官奏事自旦及午閣臣造

扆前呈文起草承顧問商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于榮年最少而最警敏通練一日寧夏虜報至上召七臣獨于榮在示之奏而曰爾後進也寧解此何以禦之于榮對曰聞寧夏城堅士卒習戰虜今退勅守臣隄備可耳上顏色頗回夜半報圍解旦召曰何善料也因獨名榮上時至閣中閱七臣視所治咸稱旨轉官榮陞修撰仁宗立為皇太子以侍講進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如故其秋名對左順門嘉榮敬慎賜象笏幞頭公服二品金織紵絲衣衾命中官御醫通夕守視時報病狀瘉入謝上喜命更休

息旬餘五年命視邊甘肅還奏稱旨上手剖瓜賜之
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奉使榮有父喪並奪情上三
巡北京三征虜獨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
八年從征虜至凌霄峰與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
夜失道幼孜墜馬廣純不顧去榮下馬爲理鞍轡前
復墜讓以所乘馬午見上晡上遣人四索三學士及
見大喜問故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狠爾非楊榮庸詎
免乎榮謝曰僚友當然上曰胡廣金純不僚友耶使
掌護衛勇士三百不隸於諸將賜駕前先鋒銀牌榮
還京請終制賜金幣馳驛敕中官護行趣歸既至復

榮家自是兼命輔導皇太孫是時中外祥瑞數見侍臣數進詩歌賦頌每端午重九擊毬登高賦詩應制上親第其高下賜黃封寶楮榮數在左右賜賚尤多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北京營建規制多出榮磚石灰礫之尨榮悉志埋示後亡何三殿灾榮直入麾衛士遷御書圖籍翌日上喜賜銀酒鍾古銅器鈔幣諸物始上簡七臣爲親臣其後多坐輔監國得罪雖士奇至慎不免下獄獨榮與廣幼孜上內嚮之榮尤以警敏見親稱學士不名榮於政體人情靡不諳練邊徼險易將帥勇懦盡周知之忖度

事會動中機括衆論異同徐以片語折衷其待人廓
然無所疑礙推挽薦進及于遠方下士有所媿謝亦
不之郄人議榮濫不知向人意盡不忍絕也上晏駕
榆木川榮密議秘不發喪液錫爲柙具含斂益嚴軍
若上生計於皇太子衆疑所報或謂假他事作勅實
書榮曰皇帝大行孰敢稱勅莫若具啓人皆韙之仁
宗即位進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前職有問進太子
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尋勅賜繩愆糾謬之章始大
行許至仁宗哀亂不及詳問當時事痛定乃知賜勅
曰先帝崩殂六軍在外卿盡忠謀鎮定果斷艱際荒

悼報卿甚微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裡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卿當領服其冬勅護塟山陵元年懇辭尚書俸仁宗曰先帝賓天朕違膝下卿盡力綱維贍奉几筵念之弗諼特予三俸夫豈越踰遂進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及其祖考勅脩太宗實錄命榮總裁仁宗崩宣宗即位復命總裁仁宗實錄益推心委任榮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為三楊士奇曰西楊溥南楊榮曰東楊而果斷之才卒歸榮也宣宗親征漢庶人棄交阯之議皆自榮發之二年

賜勅曰古君臣同心同德兩無嫌猜所以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卿祗事我皇祖皇考忠誠一致及今事朕知無不言無不當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著卿實也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著卿族系名字表而敬之也卿體朕意永永無斁上數賜榮圖畫珍玩酒肴遇節序游幸賞翫君臣賡唱或宴凱瑞應頻有撰述中外歎一時同心同德之盛上食鰣魚賜榮勅曰南京進鰣魚朕獻宗廟薦母后尚食方進股肱賢臣念同饗之特賚賜卿侑以醇酒思古者君臣宴樂有嘉魚之詠

復製一詩見意食枸杞酒勅賜曰服此可以延年益
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咎攻
正五年進少傅仍兼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
懇辭大學士俸允之有頃誥贈三代滿三載賜勅獎
諭宣宗崩英宗即位命護葬山陵復總裁實錄進少
師正統初天下休息榮有力焉太監王振欲諷退三
楊曰朝事多賴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
奇曰某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某衰殘念退
久矣政欲舉人自代耳振退榮謂士奇曰適公言誤
矣太監厭我輩矣我輩即自力寧能得其意異時某

大閣其入閣片紙從中下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得用回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君子以爲敏五年請告展省命馳傳歸中官護行趣還京北上卒武林驛上輟朝一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勅中官護喪榮不令其子仕進亦不爲乞恩既卒特受子恭尚寳司丞榮少從師友慨然有志古名相嘗朝退意甚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無以報國三代以上之大臣無不怠惰荒寧爲懼所以憂戚不在汝輩曾孫旦嘉靖中爲吏部尚書旦字晉叔弘治中進士爲考功郎中

風釆剛方品藻精確以忤劉瑾自太常寺少卿出知溫州大書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于座右宸濠反時旦爲巡撫兩廣都御史移咨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起兵協助詞義慷慨既復叛卒兵二萬以行聞宸濠擒乃罷嘉靖初爲吏部尚書上命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旦以萼璁傳奉得官率九卿力諍忤旨致仕旦歷事三朝敭歷中外淸介絕俗學術才望壓服天下之心

郎曰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成祖愛趙王與榮語榮以王相貌對愛頗弛而太子益安翰林學士錢習禮者與練子寧有親奸黨禁嚴鄉人數持之習禮殊不自安榮乘間言上上欣然曰令子寧在朕固用焉遂下令禁止夏原吉吳中下獄呂震順上意言二臣柔奸榮獨爲解宣宗中都御史劉觀

生贓下獄觀子輻亦不法宣宗欲重觀死刑榮爲請
上發爲邊吏榮曰發邊吏等死耳天下無謂陛下辱
大臣耶上曰卿欲父子俱貸耶榮曰請發子邊戍令
觀隨居上曰善
金幼孜名吉以字行新淦人父守正學問該博洪武
初辟爲郡學訓導幼孜從聶鉉受春秋得其微旨建
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即位簡求
文學改翰林簡討亡何復精簡七臣處之內閣幼孜
與數月陞侍講仁宗爲太子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
日講經史太子前其時解縉講書楊士奇講易胡廣

講詩幼孜講春秋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車駕巡京征虜皆幼孜與胡廣楊榮扈從累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宮車晏駕于榆木幼孜與榮典斷喪禮仁宗即位進戶部右侍郎前官如故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元年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賜誥授資善大夫追封三代宣德初爲册使封王妃於寧夏所過詢民兵休戚還奏上嘉納之復扈從巡邊至宣府暴卒幼孜爲人簡易沉嘿樂善汎愛文章豐暢求請遍四方眷遇雖隆自處抑謙臨終有請爲求恩澤者幼孜曰此君

予所耻言賜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賜祭塟㓜孜扈
從北征有二錄今錄其前篇永樂八年二月丁未上
征虜駕出德勝門㓜孜與胡公光大出安定是日也
風清氣和甲馬騰耀鐃鼓震訇晚次清河戊申曉發
雪融泥滑晚次沙河楊公子榮始至己酉早寒午次
龍虎臺庚戌度居庸關關僅容駕如是者數處次永
安甸大風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西南諸山巖壑積
雪如玉闕銀臺東北諸山雲掩峯半峯頂露出上立
帳殿前曰雪後看山此景最奇雖有善畫莫髣髴也
辛亥風寒甚行且獵㓜孜觀逐兎不覺上馬過前是

時諸山雪霽聳漢列霄瓊瑤奪目上咲呼曰到此看山又一奇也是日次懷來壬子次鎮安驛早發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如故城元時官酒務也元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唐太宗征高麗登此山而鷄鳴上指示曰元順帝北遁此山忽崩有聲如雷明日過之當見崩處甲寅登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歐陽玄譔碑猶在渾河流其下有石柱數十比列河側半出地上行里餘路窄僅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更行二十餘里過㘭兒山險如鷄鳴山石磽磽下壓臨河陡絕積雪附岸坼裂可畏車行馬驟

毛髮栗然既過瀰平上勒馬登高岡指示諸山曰此
天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賜酒肴午
次泥河乙卯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巳未發宣府
晚至宣平謂幼孜等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
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永謐矣辛酉發宣平行
數里度一河及馬腹河水迅近岸冰未解或寸薄人
馬度其上更行數里入山峽中又數里上登山行過
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微雪壬戌大風寒發萬全
行數里至城下上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上指諸山
曰此亦西山晴雪也入德勝口山石犖确如堆槊上

曰險哉盡如此得度耶入關兩峽石壁削折垣而過
谿山峽中行氷滑馬蹄時踣問度澗雪未消從木梁
上行大風寒甚下馬便旋凍滑靴底上馬攀鞍不能
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
看山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皆紫黑下
嶺度關東塡從土堤下地滑馬多躓者營興和城北
上名光大曰足寒時莫即附火頻行自熯顧問幼孜
何在凍無傷其足癸亥駐蹕興和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營前曰汝等觀地勢遠似高阜至乃平也此
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知

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誰能越者甲子上閱武興和
營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月雪敵回至營門雪下已大風復晴乙丑風寒
閱武興和丙寅獵者至得黃羊召觀之遂立語帳殿
前二鼓乃退三月一日丁卯夕召語帳殿復至二鼓
既曰夜深且休自是每夜或漏下或二鼓始出戊辰
賜食黃羊癸酉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
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鴈翔
集充牣次鳴鑾戍上指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
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

知塞外風景讀書但紙上見耳又曰適所過沙城郎
元中都最宜牧馬語久始退頃復諭曰觀此四望空
濶又異他日汝等若倦少睡起望以暢胸懷甲戌上
夜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
至二鼓出乙亥上大閱于鳴鑾戍六軍東西數十里
上曰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慣者以爲固然
先是東風鼓作徐轉南上悅大飲夜召語幼孜三人
二鼓乃出丙子發鳴鑾上登山麓漸行徑谷谷平曠
鹿角蛻地槎牙如樹枝谷漸盡東北有山殊高上曰
此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霧間層疊如波上

曰此小伯顏山望之若高至友卑矣沙地多穴馬行時陷上曰鼢鼠穴也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掘井沙色有純黃者如金其白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取觀復示幼孜三人適中官射一野馬上名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上曰此野騾非野馬野馬如馬汝輩比來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如積雪乃是鹻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上登焉山頂多石其下荒草無際數十里外望見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兩途如道上曰此黃羊野

馬所行跡也駐營凌霄峰少水軍士多不炊者夜雪晨乃可炊丁丑駐蹕凌霄峰北上曰雖雪不寒而人馬足炊矣食後天晴已卯復雪漏下上召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壬午五鼓駕東發幼孜三人西向行失道迷入橐駝谷中明見上上喜問何遲具言故上大笑曰憊矣且休出遇方尚書曰昨上屢召公不見傳索者三十輩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來未也甲申駐蹕錦水磧命中官曰金幼孜無馬鞍索與之乙酉發錦水磧行十餘里有古城上曰答兒城也朕嘗獵此又行十餘里射黃羊午次環瓊圖自此皆

沙陀漸見有榆林烏鵲丙戌次壓虜川水鹹炊飯黃作氣息日暮上召幼孜三人指示山川曰此古交河今爲哈剌火州水醬沙出碑曰唐交河郡故知是也戊子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千里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菔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其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菔氣庚寅夜甚寒召草敕硯冰辛卯次小甘泉有海子水殊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地志有鴛鴦濼豈是哉夜名語三鼓乃出壬辰發小甘泉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

草木皆白赤產白虎豹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
有奇異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
行十餘里上召草勑幼孜三人按轡起草飛鞚呈上
上覽畢令負書下馬坐地而書膝次大甘泉癸巳令
捕沙穴中跳兎與幼孜三人觀之跳兎大如鼠頭目
毛色皆兎爪足則鼠其尾殊長尾端有毛或黑或白
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彂如兎疑即詩所謂躍躍毚
兎者也有鹽海子生鹽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
甲午移營大甘泉北十里乙未次清水源有鹽池鹽
色或青或白軍士采食之丙申駐蹕清水去營六七

皇廸忽出泉溢數畝足人馬四月二日戊戌進神應泉銘辛丑車駕發汲陀漸少時大風寒吹帽斜側紉孜以手按帽上顧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水少縣清水源截水至此晨炊壬寅曉發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上曰幽風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萋而尚栗烈未經此者與之言自不信光大對曰臣不涉此所謂井蛙夏蟲難語海氷上笑曰南士也午次玉雪岡光大狐裘暖帽上笑曰今爲冷學士矣癸卯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遠見一山甚長其一峯獨高秀上曰此賽罕山華言好

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
風雷交作故虜騎少登若尋常可登虜憑高見我軍
矣午次玄石坡上登頂製銘刻石命光大書弁大書
玄石坡立馬峰六字書無巨筆鉤以小羊毫晚有泉
出地如神應名泉曰天錫甲辰次鳴轂鎮乙巳癸鳴
轂甚平曠午至山谷中有舊井二井可飲新掘者皆
苦鹻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清人馬不渴過數里兩旁
皆山西山皆黑石磊砢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
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地名曰靈秀戊
申癸行山谷中多鼠穴常陷馬過二十餘里地上美

石可拾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也午至楊林戍瓏齊泉出營西南遂命曰神既壬子次擒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上命光大往大書擒胡山靈濟泉刻銘焉癸丑次香泉戍甲寅發香泉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榆林叢生有鳥巢舉手可探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人言國初征和林時所築以屯糧者過川入山泉流之泥臭馬亦避之西南山峯甚秀上製銘刻石忽風雨作上面營前高峯而坐上曰此山常有靈異今適登此雲陰四合善風冷然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峯泉曰清流泉乙卯上登峯幼

孜三人從曉次高平無水載水廣武鎮丙辰次懷遠塞丁巳次捷勝岡有湧泉名曰神獻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于石上多雲母石斧書刻曰雲石山戊午發捷勝四望無極上曰真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湧泉名泉曰瑞應己未至雙秀峰載水而行適陰雨人馬不渴庚申發雙秀蹤騎至威虜鎮名泉曰永清辛酉至紫霞峰壬戌至玄雲谷使臣自尾剌回上召幼孜三人傍駕行聽言尾剌事夜命書勅伏地上氊書之癸亥次古梵場甲子早發行數十里東北有山峰巒聳秀類江南山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人諸王塋墓

下晚至長清塞泉甚清賜名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望北斗南矣久語乃退丙寅至順安鎮上指營外諸山曰可以繪遂令繪晚雨五月一日丁卯微雨曉發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指示曰此名白雲山又數里白雲中有清氣接地望之如青雲山上曰高哉山也既笑曰此雲氣若真山天下山有過之者邪度一岡遙見臚朐河又過一崗上攬轡登頂四望如下再行數里臨臚朐立馬久之賜名飲馬河河東北迅兩岸山甚秀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多血青草長尺餘云馬食多疾者駐營河

上名曰平漠鎮戊辰駐蹕賜食巳巳曉發沿臚朐而東午至祥雲巘上名語退庚午次蒼山峽哨騎獲虜諜五四馬一箭辛未次雲臺戍地多野韭葱有金雀花其花似決明其莖似枸杞有黃花菜花大如茼蒿葉大如指長數尺皆采食之壬申次錦屏山癸酉次玉華峰甲戌發玉華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營焉乙亥以輕騎逐虜人齎二十日糧令清遠侯師領餘軍築殺胡城於河上上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幼孜留營中丙子雨駕將發幼孜請從上曰止爾不能

戰前途多艱一時顧盼不及是日清遠侯送都指揮

婁鬼所獲虜人口孳畜於上望日辛巳得上逐虜動

靜乙酉聞捷音丁亥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而營

幼孜見上語良久命書平胡詔戊子班師上以騎兵

東逐餘虜遂起營遽甚幼孜等人騎而手牽一騎載

氈條爲藉巳丑雨午後上發威遠晚至廣安鎭庚寅

晚至威遠戌雨無帳房採柳枝作鍋鋪以氈衫爲覆

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暮止採葦敷

地藉以馬韀氈席夜驚辛卯次臨清鎭壬辰離飲馬

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鎭載水早炊癸巳曉發

午至河水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腰暮至雙
清源夜禁火甲午曉發午至河水益深縛柳筏以渡
莫渡者東行十餘里得女直人裴牙失帖木兒爲東
寧衛指揮乃渡過渡得木爲鍥虜書幼孜歎曰一時
武將力足以渡莫渡者渡我輩乃出女直人牙失帖
木兒者善騎射上選其騎三百以從晚次平山甸上
立帳殿前問渡光大備言故上曰朕命筏矣何不渡
進木鍥上使譯之曰札達華言詛風雨也乙未次盤
流戊六月丙申朔次凝翠岡丁丑經淵瀠海子上令
往觀白浪隱隱如山無津涯其遠有山限之如長隄

然天下莫平於水獨此近若極下遠乃山高上曰鯨
難臚朐凡七河汪此中周圍可千餘里遂賜名曰玄
冥池晚次玉帶河戊戌次雄武鎮上召幼孜勉仁光
大留看馬是日次清胡原庚子次澄清河辛丑發澄
清數里渡河穿柳林中柳蒙密下淖如是五六十里
乃下營雨甚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壬寅曉發四渡河
河水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也山甚峻遠望
乃如坡故曰半箇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上曰
最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
間樹林蓊蔚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癸巳數渡河

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翠悅
人下馬稍憇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入谷中乘
月倍道頃之月落寶纛須臾莫知處前騎皆下馬立
逾時復上下至平川益陷淖鄉道惑遂止次飛雲壑
甲辰發飛雲行二十里渡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見
虜列陣待上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望勢少頃虜遣
人來偽降上亦預書招降勑待之召𭃨敌取付虜使
行數十里駐兵天熱饑疲忽一隸持瓶水宿飯至三
人淘而食之甚甘忽陣動亟上馬俄聞砲聲左哨已
敗虜遻鋒當我中軍上麾宿衛摧敗之追奔十數

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寳蕭前進上巳駐兵靜虜鎮傳令收軍遂亟回盖往返百餘里夜至營從人無在者下馬倦甚復饑渴移時一二隸復持瓶水盂飯至方尚書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卧風露凄其插箭地上氈衫覆之傍風襲人睫不可下乙巳發靜虜諸將皆東行人渴甚曳衣草頭漬露扭飲之次駐蹕峰丙午上先將精騎窮追潰虜令扈從諸臣皆隨都督金玉冀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入山谷中漸見虜所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輜重彌望丁未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彌山谷暮次回曲津戊申次廣漠城歸大營

上逐虜山谷閒復大敗之還幼孜三人見帳殿上語破賊狀巳酉發廣漠城行數里渡河泥深陷馬腹餘虜尚出沒上按兵河曲佯後數人載輜重誘之虜競奔前銳嚮伏發皆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十人餘盡死虜房絕晚次蔚藍山庚戌次寧武鎮辛亥次紫雲谷壬子次玉潤山癸丑次紫微岡甲寅次青陽嶺乙卯次清華原丙辰次淳化鎮丁巳渡河水及馬鞍既入濘中草深泥交可六七里復渡兩河泥及馬腹他馬多陷沒晚次秀水溪戊午發秀水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側路縈曲日七八渡登頓甚幼孜三人

度一高岡下馬覽息騁望出峽杳不可到晚次峽中
已未次錦雲峯庚申次永寧戌辛酉次長樂鎮壬戌
發長樂草間多蚊蝱嗜拂面大者如蜻蜓晚次通川
何郎應昌東二海子閒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
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識之望久下山癸亥次金沙苑
甲子發金沙是程多水途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
白上曰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
深軍士伐木爲橋晚次玻瓈谷乙丑次威信戍七月
一日丙寅次武平鎮北京官進表至丁卯次開平營
幹耳朶華言宮殿也蓋元時舊址荒臺斷礎零落烟

草閒戊辰駐蹕開平巳巳次環州名賜瓜果庚午次李陵驛連渡數河河水深漫馬上靴登岸脫靴而傾水晚次寧安驛壬申經元西凉故亭晚次盤谷鎮癸酉入峽中兩山相夾上曰險若是即虜騎千群豈能至縱至斷其歸路矣晚次獨石甲戌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崕千仞水流其中道出焉上曰斷此孰渡者光大曰崕砥可以碑上曰朕意如此乙亥次鵰鶚關丙子次長安嶺方出險丁丑次鎮安驛戊寅次懷來巳卯次永安甸名賜瓜果庚辰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人識關內橋數自八達嶺出關凡二十三橋晚次龍

虎臺辛巳次淸河壬午駕入京

郎曰臣讀北征錄見成祖君臣之契又知封燕之日奉太祖命深入逐虜盡悉其山川險要矣天生神武焚城犂庭豈偶然哉是以備載之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宋胡銓之後父子祺高帝時以文學舉爲御史請都關中仕終延平知府所至以寛大長者聞廣幼孤受其從祖子貞之教長從黄伯器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之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親藩陸梁語建文君善之擢及第第一建文君曰胡可廣邪賜

名靖授官脩撰成祖即位以舊名見陞侍講亡何與解縉等七人選入文淵閣累官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止比征虜與楊榮金幼孜從師中文字多廣紀述廣敦厚周慎在上前未嘗及人過失入所應對出不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不妄交與自不干人人亦無敢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驚時人爲之語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胡公年四十九卒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及廣始仁宗嗣位遣官賜祭其文曰卿德行文學士林推重事我皇考論思宥密十有七載

而兼輔朕東宮蓋踰一紀清愼恭勤小心貞諒雖哀
榮之典已備朕之懷賢未嘗已也特加贈卿爲榮祿
大夫少師靈爽如存庶其歆服而厚賜其家

郎曰楊榮金幼孜胡廣在成祖左右故具有終始無
畏無憂榮以敏幼孜以慤而廣以從世言成祖師臨
江學士董倫遣人收城外所畜羊鵞諸物而廣方如
厠行視其家人收豭不能死君則亦已矣寧收豭時
耶抑何與對策初意戾也論思被遇之臣不敢不載
云爾

解縉

解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吉水人其先雁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召之脩史請崇宋黜金祖子元爲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闓有名於時吉人稱爲二解解開字開先治五經皆有師授其學以王敎爲本爲人慷慨英偉知變通天下每對衆談吐賢愚皆爲竦息高帝召見待以前朝遺老與極論元事甚善其對開辭歸家書上忠信縉送覽縉宴見時問開安否起居之辭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與兄綸若妹壻黃金華同時登第太祖以爲盛門每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授縉中書舍人金華庶吉士而綸爲監察

御史是爲洪武二十一年縉得讀中秘藏書所學益
富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使草書爲之持硯縉姿穎
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動天下一日上諭縉朕
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上在大庖西
縉入奏曰伏奉聖旨令臣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
嘉謀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后鳴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
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
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勸戒推讓光昭亡窮昔人有
謂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示起居郎遂

良雖未必然借今有之臣王同休亦足垂世臣願陛下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臣亦與皐夔比肩感恩服義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取天下於羣盜拯生民于塗炭此放勳也良平信布無所賴藉出師命將皆受成畫徐定燕都市不易肆絕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湯武也惟願陛下篤若臨若對之嚴愼不覩不聞之獨雖處深宮如奉郊祀喜怒哀樂一聽天理上下四旁均視同仁令出惟行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寧失之不經夫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

玩玩則不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不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陛下甞教臣云世不絕賢又甞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惡者未必蒙禍良繇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甞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恩賚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未加焉陛下天性素嚴或差卞急克伐怨欲臣知聖性所無也陛下好觀道德心經及說苑

韻府雜書臣竊謂甚非所宜劉向説苑學不純師陰
氏韻府蠅集兔園寒士之詞而已臣願陛下聚一二
儒英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
葩根勒成一書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今六經殘闕
禮記出於漢儒叢駁尤甚宜及時删改訪求審樂之
儒大備百王之典作爲樂書以惠萬祀若夫配天宜
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
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伎
非人道所爲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除
山澤之禁稅鹽務鎮之征商木輅杆居勿興上木術

墾荒田毋貪荒裔驅僧道之壯者復於人倫火經呪
之妄者絕其欺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痛懲法
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
以無加婦女帷簿不脩方今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
勿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拘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避忌亦且不經東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
等之文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怳
惚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借以愚黔首臣謂天下已
定矣人心已服矣一切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

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
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惑衆以神僊爲應哉且陛
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畏民未也孳孳於治民治
强暴而治心未也夫粢盛之絜衣服之齊脩舉之時
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
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末也古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無乎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
以問囚多寡爲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釆也御史
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

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此則上恩愈重不知被赦之
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
下何不肝膽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
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皐陶曰宥之三哉
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
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總
緣禍從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
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
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捐妻子批龍鱗
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

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盡錙銖羅罝姧朋倚法之條所謂用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州縣孝廉人材冥蹈瞽趍而或布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驕履負販之傭朝捐刀鑷暮擁冠紳左棄篋笥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是故賢士羞爲等列閭茸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覊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

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旣無其地仁義法制又無其漸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行且作新於變漸次將雍陛下不可謂迂而不切也至於丁農貧戶多有死徙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補以富從役重而民困又里胥慶田高下不均瘠肉肯肬起科無別臣以爲莫若行授田均田之制兼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

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以延天下之俊乂今內外百司捶楚曹屬甚於奴隸一爲下官肌膚不保宜使同寅協恭相守相庠以重廉耻之節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偏書今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其相爲不義則又何取夫義婦節哉此化原所繫也臣心欲言固不止此承奉忖量惡於陳獻惟陛下少垂鑒納書奏留中已復陳太平十策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上數稱縉奇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溍奏縉索皂

隷部堂言語嬉媟上不問改縉御史監察江西本貫
李善長自殺縉爲郎中王國用草奏追訟之爲都御
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
爲章縉立就奏之上慮縉年少爲衆所傾時詔近臣
有父在者得入覲會開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携歸涵
養十年方來入見縉爲文得法於黃溍歐陽玄學書
得法於危素周伯琦及其登朝以文求正蘇伯衡而
詹希原嘗及元夔子山之門同爲中書相與盡講古
法縉爲文半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倣
讓相綴神氣自倍有農家陸穎者善縛筆縉欲作佳

書必得頡筆爲人淵略洞朗任意氣篤念名賢世家之後引拔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常曰寧作瑕玉勿爲瑜石歸家八年上崩奔喪京師有劾緡服喪未葬父年九十棄之入臨上違詔旨論河州衛吏附董倫爲建文君所重緡遺倫書曰遠違誨言薦將十稔天涯淵異感念奚云緡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濞之虞邸哈术來歸之時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

國公事爲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以屈膝之故責
致排誣累迹深文皆與律令不合伏蒙聖恩數對便
殿中之慰諭重以錫賜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
史外談承命改脩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已
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序次洊將八載實天
之計忽聞痛切之誠欲絕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
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瞻山陵隕
淚九土何圖睪悅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耐寒苦復
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低回服事誠不堪恐晝
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

爲羞於先生長者是以數鳴知感冀遂京師得望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更生之日也臨書不勝感切董倫因薦縉名爲翰林待詔太宗入首索之既得賜名廌擢侍讀項之命與黃淮等六人並直文淵閣縉居首應命撰作敏捷無滯上甚親之陞爲侍讀學士命仍其縉名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決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箇聖孫上意遂定他日奉詔題猛虎顧子圖縉爲詩諷諫焉詩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恩一步一回顧仁宗立爲太子進縉翰林學

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他日名縉與侍讀黃淮等於有
順門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不懈今宜慎
終如始皆叩頭謝賜五品服又曰皇后欲見七命婦
即日赴見柔儀殿訓勞備至亦賜五品冠服及鈔幣
表裡亡何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各一襲亦賜
縉等曰代言之司機密所係卿等勤勞助益不在諸
尚書下居頃之命纂錄文華寶鑑及文獻大成永樂
大典既成褒賚甚厚成祖嘗手書蹇義等十人命各
疏其短長十人皆上信臣縉疏列各中其人品居久
之用兵交阯力言交阯古羈縻國不足郡縣置上不

悅頎之以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叅議旣行丘福等泄縉禁中語於漢庶人庶人大恨禮部尚書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時翰林簡討王偁謫交阯總兵官張輔幕下縉與偁故以文章相結言偁於輔揆之化州因共往廣東覽其山川言可鑿贛江通南北道八年具草入奏會車駕北征見東宮而返漢庶人密疏縉瞰上遠出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意亦欲陷太子上怒縉避事勞民併偁皆逮下獄旣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逼引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贊善兼

翰林編修王汝玉編修朱紘簡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亦引及至剛皆下獄後三年漢庶人使人從獄中苦縉以雪瘞縉竟死雪中籍縉家妻子徙遼東與得賜胄汝玉紘引高皆相繼死縉所逼引多太子宮僚也太子卽位爲仁宗出縉所疏十人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而實不狂赦妻子還正統元年盡還所沒產縉一子名禎亮初解縉與胡廣侍宴成祖成祖曰爾二人生同里學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女可妻之廣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矣旣果女也遂訂禎亮之盟及縉家徙遼東廣欲改適女女提

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背主違父何用生爲及赦還卒歸禎亮綸後擢祠部主事太祖美其篤實一日召縉至內殿語曰禮曹有獄恐累而兄今出之爲應天教授勿謂官小京學也居三年以剛直忤權貴竟從閑歸終養不起綸子禎期以善書選天下第一仁宗召爲中書舍人縉從弟繪亦舉進士

郎曰解縉年少遄達不臧賈誼至其直言如魏徵矣縉與蹇夏三楊並有翼儲功有口不密幾之不作以及於禍蹇夏三楊終用謹重蒙寵縉身後之典亦稍

俸奉朝請而已宣宗三年扈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捕虜于兵數千或言忠此去不及矣數日俘斬首虜及畜產還宣宗大喜折其背飲之酒曰卿朕金日磾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來附也其甥把台從之來亦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英宗陷虜信擁護爲多景泰中卒忠勇王謚僖順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爲人敦愼不妄交遊洪武中以進士授行人陞翰林簡討吏部員外郎扈從成祖北巡成祖使與中官達招諭西域出肅州嘉峪關歷哈烈撒馬兒罕等凡三年歷十八國宣布威德諸夷感

悅哈烈王沙哈魯等皆遣使隨誠入貢文豹西馬方物誠爲西域記上奏詔付史館永樂十三年也既返命其明年貢使歸復遣與中官安貴勑護之還陞廣東叅議十七年陞叅政更與中官敬齋勑答諸國貢使尋乞致仕

郎曰太祖中原既定貽于孫子成祖之時四夷賓服豈徒然哉所以鞭笞招撫有其人焉予於諸公足以觀之

王彰　龍芳　王伯貞　史誠祖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洪武末領鄉薦補太學生使山

東平羅廉幹知名擢吏科源士明年革源士改給事
中進都給事中未幾改刑部員外郎超授山西參政
永樂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四方萬國朝覲賔貢賞
賚燕享無虚日彰與尚書鄭賜協恭奉職父喪去官
哀毁踰節鄉黨稱焉服除遷戶部陝西發道祀華嶽
還奏陝西及新安民鬻賣男女以償逋租甚可憫念
詔悉蠲逋官給楮幣贖所鬻人十年改右副都御史
事母至孝有遠方珍味馳獻然後敢嘗食念歸侍養
難於上請會有言周王欲反者上使兩御史從彰按
視且許彰過家壽母賜母冠服金幣時人榮之彰單

騎兼程入見周王曰人告殿下反上且發兵至臣奉
勑來不敢不先聞王大驚長跪請教彰曰人告殿下
反上不能無疑臣以事之未露也特來語殿下殿下
欲釋上疑求自安莫若以護衛獻示白剪羽翼王色
定如彰言彰立奏聞遂下令三護衛曰爾輩屬朝廷
矣盡鳥獸散上聞大悅彰因道察有司治狀本州知
州不善官理内求彰母彰入拜母母治食食彰以知
州託彰曰有公法非兒敢私方彰對母丐適至母予
丐食丐御史也微行詗事彰物色之驚曰向吾母求
食者公耶爲御史當如此矣彰母以託知州不得恚

卧三日不食不言彰跪慰曰兒萬死顧不敢擅寬嘗以聞上洪熙初陞右都御史巡撫河南旣至待鄉舊如平生至臨法雖親故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旱彰奏停不急十餘事罷免貪暴官吏九百餘人招徠流亡幾五萬家發庫賑之捕斬盜賊妖人居一年河南大治宣德元年勅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三年卒于官

龐芳夏縣人倜儻濶略有大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禮士會改

重慶吉人思慕難其繼者芳至寬厚持大體庭無留牘吏無所容姦民吏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煎煉朝廷遣官覆視其人既至父老訴芳曰郎用無賴者言吾屬子弟不能安枕而邑有無窮患芳曰銀冶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宋時有奸民妄言竟坐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黍稷寧當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此請令指說其處芳顧問告者噤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因言其生平罪狀告者惴慄芳曰無恐罪在赦前獨銀冶有無耳告者叩頭民愚昧素貧困誠不甘鄉人華

衣美食不一齒我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太守民父母何以生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銀冶事輒不及詳率意上陳今詢邑長老皆云無言人人同臣不敢不實對同官畏不署芳曰奉命守土非爲民乎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即自署奏同官不得已强署上亦罷芳布衣蔬食事母至孝日所行事毋命夕陳於前有不當譏讓之尋坐謫辦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以才遷都水主事督浚河南河渠所經縣輒疏聞不便事禮更薦芳超陞本部右侍郎李吉安人思慕賢守輒言朱蘭朱蘭繼蘭芳者

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鄞人爲政寬簡擒治冦盜有功爲監察御史程富所掩富内遷本深竟不言吉安人留本深十八年民有訟者不須告狀名至榻前口理其曲直士人有佳慶爲本深置酒輒往歸攜其果餌啗市小兒久之廨前民有女及笄本深嘆曰是家女吾見其初舉今已字尚可留投牒告老吉安人久久思之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王導後也宋有贄爲禮部侍郎相繼有顯伯貞父子與博學有詩名太祖聘至講書擢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弟子啓以御史知

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應詔試治經稱
旨除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雷州上疏請極鹽法
防海寇復冦華所開舊渠溉民田還改工部試主事
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
瓊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曠如其為政使
民向善而已不拘以文法崖州黎忿闘衛將欲兵之
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嘗寇城邑殺良民也衛
將不從使覘之則果相仇罪其賊首數人黎人遂安
瓊賦故以給衛兵其田歲三穫衛兵率一時索足民
急不能輸則以貨貸而抑減其貨直伯貞與約三穫

三輔之嘗大旱民禱弗應伯貞躬禱雨遂浹洽因大脩學舍口授生徒奬勵開諭瓊學舉進士爲多伯貞在郡十有六年流民來歸萬三千餘人嶺南治行推伯貞爲首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不絕服闋改知肇慶未任而卒繼伯貞者徐鑑亦有惠政卒于瓊民奉伯貞鑑主祔祭蘇軾之廟事有不平往訴若官府然與伯貞同時又有鄭楙中者晉江人以太學生擢程鄉知縣寬恕廉愼按擊豪猾吏民爭訟者委曲誨諭或未悟令之退思莫不感服旣卒吏民像祠之嶺南縣令亦首楙中伯貞子直吏部尚書直子積以儒士

爲翰林簡討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令汶上守已公廉勤於撫字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增編戶十四里成祖嘗欲遷汶民數百於膠州誠祖奏留之秩滿民萬餘赴闕請借銓曹令加濟寧知州銜仍理汶事上使錦衣偵之見其釜有炊麋甑無斗粟衣冠粗敝懸掛壁閒因賜白金楮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在任凡二十九年家於汶其卒也百姓塟於邑城南歲時祀焉

郎曰二王若藺周通物情。不求稜異事集民安先民

之選也朱仲智陳本深徐鑑鄭林中史誠祖皆右所謂循吏而吾邑志佚林中名士君子湮没可勝道哉

胡儼　陳璉　王偁　吳勤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未冠知名博極群書其作文之法得之同里熊釗而釗得之虞集者洪武中舉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以内艱去服闋改長垣乞便地就養改餘干三歷縣學皆有師法惇行身先不言而生徒自化建文初薦陞桐城令賦役勾攝專意便民鑿桐溪水引渠溉田暇日勸課諸生學宫歲凶出捕蝗遇饑夫命里胥給藥食全活之既去邑人以生配漢

朱邑祠副都御史練安薦可大用名至京會成祖即
位與解縉等七人被選入直授翰林簡討尋陞侍讀
儼在上前應對從容審度而進反覆切暢上傾心焉
陞右諭德兼侍講以外艱去尋奪情授國子祭酒上
親征虜儼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北京明興海內混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
勵衿紳至于永樂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
夷賓服瑞應洊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
鵲玄兎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
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于

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
鋪張洪庥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爲文
章事核辭醇冲融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
疾乞休賜勅曰卿以文學事我太宗皇帝首居翰林
繼陞諭德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學先皇帝尊寵儒
者與儒者遭遇聖明皆至盛矣卿居太學不數載復
名入翰林職史事効勞實多緊朕嗣位篤念舊人卿
以疾不見者數月昨命侍皇太子講讀乃聞衰疾日
臻用是惻然特進卿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
鄉已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令侍卿終身卿其

端志坦懷以恤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副使始務
禮待之意儼平生不煩仰取權倪處事精審惟恐妨
人有不合之言即引退不與辯其爲祭酒二十餘年
林居二十年皆與學者孳孳講習年八十餘卒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從其邑人黃勷授書勷梧州訓導以博洽
聞洪武初以舉人爲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
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教甚加敬禮秩滿歷國
子助教永樂間爲巡狩平胡二頌及鐃歌鼓吹以獻
上雅知璉文學近臣更薦其治才名試優等擢知許
州未幾代還知滁州所至用儒行爲治必見警發令

衆悚恐乃更寧之以寬成祖巡幸北京所過諮訪郡邑治行皆言璉最名使扈從滁人群詣乞留陞揚州知府掌滁如故賜綺衣楮幣禮部宴餞給驛還治璉在滁再九年陞四川按察使滁人侑璉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並稱其按察四川存大體不細碎人自不欺宣德中以執法非璉所長召還改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名南京禮部左侍郎又五年引年致仕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士大夫求文者足相躡所至考德問業翰林學士林誌服其精洽拜以爲師語人曰陳公當今司

焉君實也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館穀焉

王偁字孟敭永福人父翰故為元潮州路總管高帝聞其賢聘之自刎死時偁方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之洪武中領鄉薦為國子生陳情養母母卒居喪柴骨欒欒既合葬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以薦授翰林簡討進講經筵修永樂大典時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集闕下者數千人惟偁學博思深解縉第其人品文章當在蘇子瞻之列每擬薦之自代偁壁立千仞常有抗眾浮雲之志遇知已與談吐凌駕超越視餘子瑣瑣不啻臥之地下以此名譽雖彰謗亦隨之既

坐罪謫交阯坐解縉事連逮繫獄竟卒獄中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元名進士爲永豐丞元亡與解子元同時佐義兵勤與弟仲謹皆弱冠負文武才人稱吳氏二鳳國初兵下吉安叅謀郭子章素有詩名一見歡如平生卽署爲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特除武昌府學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以例去官楚昭王聘爲子師禮遇最久蜀德二王書幣交致永樂初名脩太祖實錄改開封府學教授周定王亦厚禮之至開封之又明年卒勤學問該博老而不勌爲文章渾厚雅

則詩歌工敏善行楷書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
盡敬教育孤姪如已子遇賓客故人傾倒達旦軒膏
銜杯豁如也道誘後進罄厥底蘊於親故及名賢之
後汲汲奬借士子咸樂親之罷教授歸生徒奉贐一
無所受曰諸賢勉進不懈勤受惠矣時誦佛經學者
疑而質之泫然曰先母遺命非敢徼福楚府紀善貝
翱聞之歎曰尹和靖之孝也勤自號匡山樵者晚更
號瓜山翁
郎曰成祖在位重文學之臣而胡儼陳璉王偁吳勤
皆以文章著偁坐意氣太露遂不得令終

周新　陳諤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嘗獨呼新遂為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洪武己卯科）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小鍥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大市市中布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名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屍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

日其寺僧殺人乎而冤也徃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取無有也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覗屬縣縣官䌊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閧按察使來共迓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大驚錢塘令葉宗行者有廉操新微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火許出明日名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

入而哭之哀葉宗行華亭人以求賢舉上疏言蘇松水患宜疏濬迹海河道禁民私作埧堰上命從夏原吉往理事竟擢錢塘知縣賦訟均平民無冤擾浙人號宗行錢塘一葉清姚廣孝稱其不媿古循吏人有遺新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不也當此之時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即捕繫千戶涿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既至抗聲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悅問左

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新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冤繫聞之皆喜奸徒猾吏則戰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縫紉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內讌新妻荊布如野婦盡慚其內客新没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駭賙新妻以月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會葬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

奏事聲響甚大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初上每呼爲
大聲秀才謂爲人剛介亦能恢諧嘗以直諫觸禁上
命坎瘞之露其首謂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爲大覺所
苦瘞者問故謂曰叱嗟[illegible]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覺
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illegible]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
科都給事中上何與同[illegible]奏事忤旨落職罰嘗象房
同事者倩人爲之皆畢功降職去謂無錢可倩手治
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爲謂念其戇直命復
官數年間凡部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
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誤衝太子駕竟不問頃之有

白烏乳庭樹謌以獻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亡何出爲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眨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藩選輔導廷臣推謌上亦問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爲輔導當易得聞過起爲荆府長史久之與王不協除鎮江府同知以老乞歸卒

郎曰周新陳謌挺然官下而謌更持稜不刓然亦一逐㒵爲烏獻予傳謌而國初㢘陛之間亦一奇也謌仕内外大小無常職今人當擇官而爲之矣